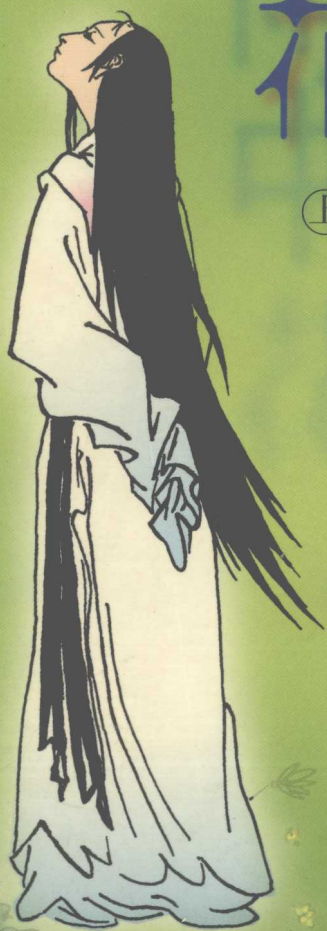


新新情侠小说

雨中花

（上）

早早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雨中花

早早 著

(上部)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中花/早早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48-3517-X

I. 雨... II. 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868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李 娜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18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26.6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早早，学名张春晓。现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长篇小说《风雨情缘》于一九九六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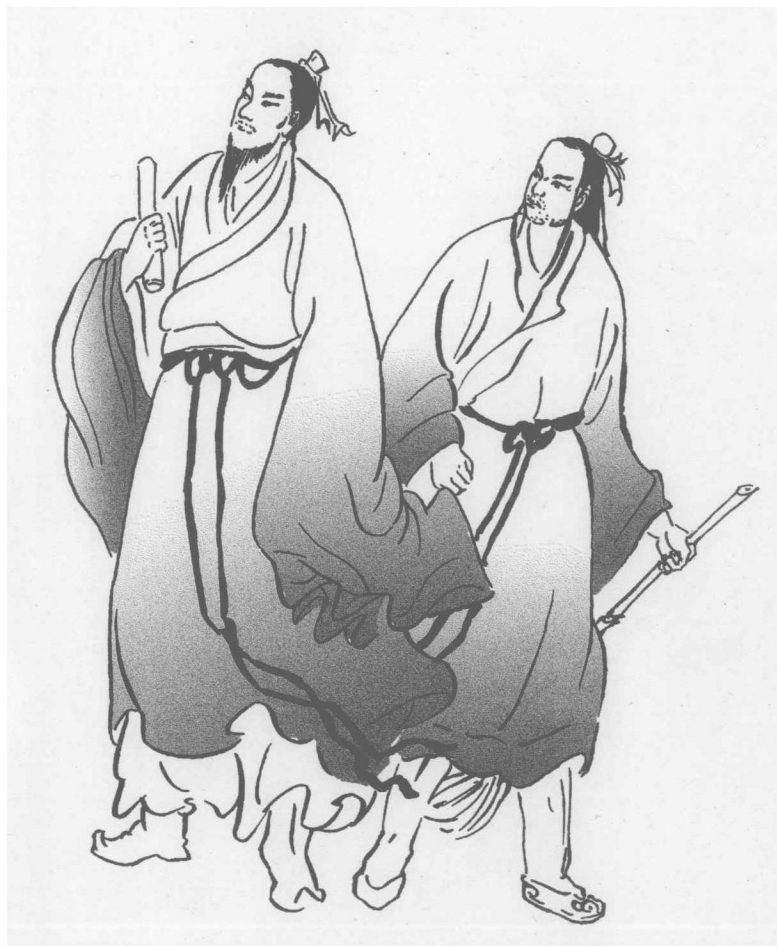
云歌

师 师



达也

承 軒



陈少阳

欧阳澈

目 录

【上部】 雨中花

一、未是风波恶	3
二、日日暖香生晴阁	25
三、燕子楼中霜月夜	64
四、绿杯红袖趁重阳	88
五、悠游	112
六、冻云黯淡天气	143
七、风云	170
八、围城中	212
九、三月春风	244

上部

雨中花

裁剪冰绢，
轻叠数重，
淡着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
艳溢香融，
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
更多少、
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
者双燕何曾，
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一、未是风波恶】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辛弃疾《鹧鸪天》

云歌在海上已经漂泊了好几日，这才远远地看到了陆地的影子。云歌心里说不出是喜是愁，因为她知道，她的愿望就像是大海捞针，何其渺茫，而至于她所要闯荡的江湖，她这会儿也颇有些怯怯的。离开之前她曾经有着很大的雄心，这时都因为一个人孤伶伶地在海上，愈发显出个人的微不足道。云歌望着苍茫的大海，她不是不熟悉它，也不是不热爱它，可是她似乎永远不能克服对它的敬畏，这和热爱一样，是与生俱来的。

云歌呼吸着海风中淡淡的咸味，这让她想到了活蹦乱跳的鱼儿，便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她立了一会儿想回到船舱里，可是，她突然顿住了。她闻到了一股腥气，这不是鱼腥，而是血腥！她皱了皱眉，抬眼望出去的时候，就看见远处有个小小的黑点，在海面上起伏不定，云歌便催促船家赶紧划过去看看。腥气越来越重，云歌疑惑地想，是不是海盗杀人越货？

渐渐看清，那只不过是一只很普通的小渔舟，并非商船。云歌心头就更添疑云了。离着还有几丈远的地方，云

歌见艄公不急不慢，心中着急，一个飞身，便径自窜到了小渔舟上。刚刚落下身子，还没待她立稳，只听耳边一阵风声，一口大刀已是迎面扑了过来。云歌心中吃了一惊，连忙侧身让过，右手剑已出鞘，只是轻轻一挑，就见银光一闪，刀已落入海中。

云歌眼角余光环顾四周，只见船头躺着一人，鲜血淋漓，已经气绝，显然是船夫。舱里五花大绑地捆着两个人，伊伊呀呀的，分明是哑巴。对面站着三个黑衣人，其中一个是自己动手的，刀没了，直楞楞地看着自己。另外两个手执刀剑，虎视眈眈地瞪着云歌，叫道：“你是什么人？”

云歌微微笑了笑，“我是救人的人。”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云歌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关系？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该拿。要拿也要好端端地问别人要，他若不肯给你，你又怎能强取。”

“这么说，这闲事你是管定了？”三人对看了一下，忽地就一拥而上。三人欺她是个女子，虽然一人敌她不过，但人多势众，料想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云歌还是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对手，尽管没有什么经验，不过以云歌的武艺，这些人也实在不是对手。云歌是手下留情的，在一片刀光剑影中，云歌以一敌三，依然身姿优美，任意去来，剑锋挥洒自如。

那三人很快一个猛子钻到水里，倏地就没影了。云歌收了剑，转回舱里，给那两人松了绑，两个哑巴感激涕零，又是作揖，又是叩头，倒弄得云歌十分不好意思。云歌想着回到自己的船上，无奈这两个哑巴不停地挽留她，打着手势表示他们不会划船。

云歌犹豫了片刻，心想，救人就救到底。于是展颜一笑，道：“好吧，我把你们送上岸。”两个哑巴喜笑颜开，又谦恭地做了许多感谢的样子。云歌最通哑语，因为她母亲也是不会说话，所以她对哑巴格外有心，这也是她今天执意要救人的原因。

原来的艄公见她不回来，便自己划着船儿荡开了。

云歌自小生长在渔家，自然十分精通水性和船性。云歌摇着橹，边和两个哑巴说话。两个哑巴比划着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他们和船老大是熟人，经常坐他的船往来。这次一上船，就发现这三个人，还以为是他新雇的伙计，谁知半路上就被下了药，醒来时，船老大就已经被害了……这种事儿在海上也不少见，所以云歌只是笑笑，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

云歌看着陆地越来越近了，想着她将独自支撑起这片天空，有点兴奋，又有些怅然。云歌本不愿过漂泊的生活，可是有些时候，有些责任无法推卸，所以有时，面对生活，却也无力选择。云歌怔怔地望着前面那一片阔大的陆地，又回首看了一眼那无垠的海际，有些恋恋不舍，她垂下头，有些凄黯。

突然，云歌只觉后背被什么尖锐的东西针扎了一下，随即一麻。云歌心中一凛，情知中了暗算，可是已经身不由己，只觉四肢无力，真气凝滞，心中大急，却已然瘫软在地。云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要杀了她，她倒是救了我们。”“又不是我们求她救我们，是她自己找上门来的，不关我们事……”语音语调有点怪怪的，好像带点外国口音。云歌这才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装成哑巴，为什么他们的神气有点古怪。可是一切都太迟了，云歌恨恨地

想到这些时，她已经晕了过去。

两个“哑巴”嘻嘻地笑着，把云歌拖进舱里。回到外面，竟然熟练地操起了船桨。一个想了一会，忽然停下桨说：“你看，时间还早，公子一定还没来，咱们不如先在这里销销魂。你别说，这女的长得可真不错，咱们那还真少见。”

另一个沉吟了一下：“那然后呢？杀了她，还是放了？”

“当然杀了她，留她下来，岂不是会泄露了我们的行踪？放了她，那还了得。咱两个加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岂非给自己找麻烦？”

“有道理。”另一个盯着躺在舱中的云歌，目中已经射出贪婪的欲火。

二人立刻放下手中桨橹，一起窜进舱中。他们猥亵地笑着，一个迫不及待地动手去撕云歌的衣襟，一个直钩钩地看着，口中直道：“这可真是异域风情。”

两人正自意乱情迷，忽听舱外一声笑语，“哪里来的异域风情，何妨共赏？”

两人陡然一惊，一下子直起身来，心中惊恐莫名。这小船尚在海上漂荡，如何就有人能悄然无声地上得船来？

两人抢出船舱，只见船头一位玄衣公子迎风而立，眉目俊朗，风姿翩然。唇边微挂笑意，意中却含着些嘲讽。

两人一见，不由得转惊为喜，上前迎道：“原来是公子来了，如何也不早点通知一声，我们也好迎接公子。”两人神态甚是恭顺。

公子目光一转，已然扫到了舱中，不由笑道：“那可是二位说到的异域风情？何妨也让小弟一睹风采？”那二人

急道：“我们不过井底之蛙，何曾见过什么美女，说笑而已，公子佳丽无数，她又哪里能入公子法眼？”

公子一笑：“你们定是想金屋藏娇，却拿这话来挡我？不行，我一定要瞧瞧。”说罢，便向舱中走去。二人拦也不好，请也不好，只得尴尬地跟了进去。公子本是满脸戏谑之色，随意瞥了云歌一脸，见她眉目清秀，却并无殊色，正拟再和他二人开两句玩笑便退出来，忽然第二眼扫去，便怔住了。有一种奇异的东西深锁在她微蹙的眉峰。这是一种风采，这种风采即使在她昏迷的时候，仍然散发出美丽动人的光辉。在这种光辉的映照下，她的面目显得那么的和谐、柔美，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动人之处。

公子愣在那里的片刻，二人忽然心领神会地对看了一眼，一人便嘻嘻地笑道：“既是公子有意，我们即刻给她服下解药，公子带去就是了。也算是我们孝敬给公子的一份微不足道的薄礼，回头还请公子在丞相面前多多美言。公子放心，这可还是完璧……”

公子目中精光一闪，“这女子是从何而来？”

“她自己找上门的。”二人便把经过交待了一番。公子沉吟片刻，“既是你们的一片诚心，我收下就是。”话锋一转，肃然道：“劫你们的是什么人？东西可还完好？”

二人急道：“那几人大概也就是普通海匪，无意中碰上了。他们武功差得很，要不是我们无意中着了他们的道，也不会得手，应该不是……啊，东西自然完好无损，这就请公子查验过目。”说着，一头钻进舱中的废物堆，扒出一只破布袋子，小心翼翼地送到公子手上。

公子解开袋子，从中滚出两粒硕大的明珠，熠熠发光。公子淡淡一笑，随手放进怀里。二人看着，还想叮嘱两

句“这可是稀世珍宝，要小心”，见公子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们一眼，便又把话咽了回去。二人又取出一封火漆信函交给公子，“还有劳转交丞相大人。”公子收起，长身玉立，正待离去，忽然漫不经心地说道：“你们把解药给她服了吧，我这就走了，你们请金大人放心好了。”

二人大喜，急忙给云歌吞下解药，又勤力地把公子送到岸边。天色已黑，云歌尚自未醒，公子便径自抱着她下了船。二人点头呵腰地把公子送下船，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道：“这下好了，回去可以复命了。”

一个说：“不意天上掉下来一个大美人，倒成了给公子的一份礼。所谓美女赠英雄，可真是投其所好，事半功倍！”

两人得意非常，一路喜笑颜开。

云歌醒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天空中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云歌怔怔地看着，在这片广褒的夜空下，她静静地躺着，天空的高远，月光的迷离，映着自己在天地间的静止和渺小，两滴清冷的泪珠不由自主地在眼中闪烁着，然后滑出了忽闪的睫毛，顺着她苍白而光洁的脸庞悄悄地落入身下的泥土。

她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甚至不曾向四周张望一下。

于是，有个好奇的声音终于按捺不住地跳出来问道：“你难道没有问题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哪里，而我又是什人？你不觉得奇怪吗？刚才你还在船上救了两个恩将仇报的人，现在怎么又会躺在这踏踏实实的土地上？”

云歌好像是被吓了一跳，她眼睛一转，便看到了几尺

外端坐着一个人。黑夜里他瞪着很亮的眼睛看着她，云歌忽地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一收，便淡淡道：“谢谢你救了我。”

那人突然怪笑起来，“你真好玩，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了你，而不是害了你。你动动看，你身上有劲吗？怕是中了我的迷药吧！”

云歌沉默了一会，慢慢道：“你以后是不是要害我我不知道，不过，这会儿我知道，我没力气，那是因为解药正在起作用，而我自己还没有恢复的缘故。你既给我用了解药，那总是救了我，谢谢也没有错。”

那人又道：“你还是奇怪，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解药？天下又哪里有那么好心的人，为别人去乱打一通要解药？”

云歌忽地又笑了，“你这人才是奇怪，你为什么总想让别人认为你是坏人？”

那人忽然停了半晌，这才慢慢道：“世上本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吧？”

云歌盯着他，很奇怪，从一开始，她就并不害怕他。尽管她不知道他是谁，也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尽管这人说话滑滑的，邪邪的。云歌问道：“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人笑起来，“我以为你真的一点不想知道呢！……你刚才为什么哭，是身体不舒服，是害怕，还是因为孤独？”

云歌想了想，“因为眼泪自己要流。”

那人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半晌，那人忽然得意地笑起来，“我是你的主人！你还